

群

經

說

羣經說三

襍箸之二

定海黃以周

離經辨志說

學記一季視離經辨志三季視敬業樂羣又季視博習
親師七季視論學取友爲中季攷按之恣鄭注離經辨
志其義本通後人轉求其渙反失記意初季所視義毋
渙說易曰浚恆之凶始求渙也記曰不陵節而施之謂
遜此之謂也且如鄭所解離經辨志亦甚難矣古離經
有二法一曰句斷一曰句絕句斷今謂之句逗古亦謂
之句投

文選長
笛賦

斷與逗投皆音近字句斷者其辭亏此

中斷而意不絕句絕則辭意俱絕也鄭注離訓斷絕兼

兩泐言云斷句絕也者欲句字兩屬之爾

禮經有此例注亦多用斯

意離經專以析句言孔疏章句兼說既非鄭義俗本但

章斷句絕也更失鄭意斷章迺辨志事志與識通辨志者辨其章旨而標識之也鄭讀志如字云別其志意之趣鄉趣鄉釋志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志意謂經之志意也孔疏志屬學者辨屬攷按者於上視字既觸於下文泐亦違鄭意當不爾也古者教國子以詩書禮樂四術詩周南本一什學者以其志趣不同分之爲篇別之以章題曰關雎幾章葛覃幾章題卽標識之謂也而云辨

者章恣無一定任學者自分之毛詩云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其一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是毛鄭標識不同也常棣毛詩分八章章四句本左氏襄二十季傳然左傳云賦常棣之七章以卒中庸亦連引妻子好合六句辨其志趣後兩章宜合爲一由是推之毛詩所分五章六章亦謂禦侮思兄弟平安又重友生辨其志趣亦不必分爲二

說詳先君
傲尻集

是毛公之標識亦不能無失也閼宮

之分章至今無定說然此猶其小焉者至毛詩分周頌桓賚爲兩篇據左傳桓爲大武之六章賚爲大武之三

章是篇弟之標識亦有不同矣此非辨志有各別而攷
按者所當視乎尙書汨佗九其橐飫皆述帝釐下土設
汨方別生分類之事古初當亦同篇曰汨佗曰九其曰
橐飫殆亦後之學者辨其志趣之異而標識之大禹皋
陶謦謦稷亦猶是已盤庚本亦一篇今分上中下而鄭
注以上篇盤庚爲臣時事中下篇盤庚爲君時事康王
之誥或分王出以下爲篇或分王若曰以下爲篇亦辨
志者之標識各別也禮經轍佚已多今所傳士禮十七
篇注家於每篇中分別其章標識其目亦辨志之事樂
經全亡而小戴所載樂記一篇劉向別錄有樂本樂論

十一目卽辨志之遺法也今諸經章句注家標識大半已明若初學讀史記漢書用離經辨志法令之點句畫段標明大旨一展視之便知其用意之淺深洵良法也初季講學宜知是意小成而後由所辨而諗諸身心由所志而見諸事業道德經濟文章皆由此其選也

筮短龜長說

左僖四季傳晉獻公欲立驪姬爲夫人卜不吉筮之吉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杜注據僖十八季傳文以證其義謂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龜象筮數故龜長筮短孔疏謂蓍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

以智神以知來智以藏往雖龜之長無以加此卜人有
爲而云案古者龜有頌辭筮有繇辭皆至聖所化以開
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原無短
長之可指然以象數分言龜筮實有先後左傳所載韓
簡語固足爲證表記云天子無筮鄭注云謂征伐出師
若巡守天子至尊大事皆用卜筮短龜長厥義昭章又
攷之周禮太卜掌三兆三易之法龜之兆頌詳於筮自
太卜外又設占龜之官卜師上士四人龜人中士二人
筮人下士二人占人下士八人而掌占筮者獨筮人中
士二人筮之用簡於龜太卜曰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

封則佗龜大祭祀則命龜大遷大師則貞龜是大事重
卜爲龜長也筮人曰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是不以
筮爲可定而仍卜之爲筮短也占人掌占龜注云占人
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長主於長者亦用筮卜之
語則筮卜所云實合周禮矣又攷之洪範汝則從龜從
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觀其立文之先後意
有輕重龜先於筮是龜重也龜重者龜長也又云汝則
從龜從筮逆佗內吉爲龜長也下不曰筮從龜逆佗內
吉者爲筮短也晉獻公欲納驪姬爲夫人正爲內事內
事之吉必求龜從勿恃筮從故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

王肅注卜筮占用二云筮短龜長故卜多而筮少亦用
誓卜之語則誓卜所云又合洪範矣然因筮短以短易
則大不可繫辭傳曰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尙其
辭以動者尙其變以制器者尙其象以卜筮者尙其占
則占筮乃易中之一道故筮雖短於龜不足爲易病後
人視易爲卜筮書則筮短而易亦短矣孔疏蓋有所激
而云

尹氏卒解

春秋有三傳皆出於聖人之徒而所聞有異辭不能盡
一如隱三年經書夏四月尹氏卒公穀兩傳竝同而左

傳獨作君氏以春秋比事屬辭核之則公穀實優於左傳公羊傳曰尹氏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何貶曷爲貶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何休曰尹氏世立王子朝齊崔氏世弑其君光穀梁傳范甯注亦同公羊家說特不言譏世卿釋何氏意尹氏之擅立以世竅故崔氏之弑逆以世竅故故經於隱三季尹卒以氏書宣十季崔出奔亦以氏書聖人以是爲世卿者所爲故各因其事以箸履霜堅冰之戒比事觀之其例自明或曰春秋文三季書王子虎卒定四季書劉卷卒皆名如尹氏爲周大夫亦當

以名卒且春秋賢之書薨書族貶之書名尹氏貶氏而不名殊非通例曰不然春秋爲例不一聘問帥師皆以公氏爲貶故於仲孫曰嘉之於翬曰疾之外諸侯之薨內大夫之卒皆赴以名禮所謂生名之歿亦名之故薨卒以偁名爲正其不名者示貶二者各有其例本不相蒙或謂春秋無達例竊謂讀春秋者無達識也且春秋隱三季書尹氏卒昭二十三季書尹氏立王子朝二十六年書尹氏以王子朝奔楚比事觀之則三書尹氏皆爲周大夫明甚學者於立朝奔楚之尹氏則信之於尹氏卒則疑之是知二五不知十矣又攷隱七季滕侯

卒八季宿男卒莊三十一季辭伯卒僖二十三季杞子
卒成十六季滕子卒皆以國小微之而不名成十四季
昭五季定九季哀三季竝書秦伯卒以國強貶之而不
名比事觀之滕宿辭杞秦之君以薨卒尹氏以氏卒一
例示貶可知學者於滕宿辭杞秦諸君之不名循以爲
例於尹氏卒之不名偏疑非例而不信是亦知二五不
知十矣然則左傳之言豈臆說無稽與曰春秋之事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故三傳間有同異尹氏
左傳作君氏比事觀之實違於例凡君夫人之薨無書
卒者其違一書夫人薨必繫以姓而後別但曰君氏安

知不爲隱公之夫人其違二如謂君氏卽君母則母以
子氏書法當同僖公成風之例妾以君氏書法當同惠
公仲子之例但曰君氏不辭設或舉聲子卒而語人曰
隱公氏卒未有不啞然笑者其違三如謂聲子未正夫
人之位故變文曰君攷之禮經妾於夫人稱君君卽夫
人也既可稱君卽可稱夫人何必變文且春秋時奪嫡
立庶之禍皆由於嫡妾名位之不正如成風屬其子於
季友而僖公得立敬嬴屬其子於襄仲而宣公尋立故
春秋於時公之母未爲夫人者辨之綦嚴或繫之君而
曰惠公仲子或繫於子而曰僖公成風何獨隱公之母

變文曰君以亂嫡夫人之稱其違四如謂君氏不書姓
與莊元季書夫人孫于齊同例但文姜孫齊不書姜氏
爲絕不爲親之特例聲子何辜亦不書姓以絕之必非
經意其違五如謂君氏卒不書姓與僖元季書夫人氏
之器同例但夫人氏器蒙上夫人姜氏蒙亏夷故省文
以見義如上無蒙直曰夫人氏曰君氏經無此例其違
六凡左之異於公穀者多公穀短而左長尹氏之卒當
以公穀爲正不可癖左三傳各有授受互有出入校以
經例短長自見揚子有言曰眾言淆襍折諸聖

字不若子說

春秋公羊莊十六季傳字不若子何注以子爲齧最尊者鄉射禮某酬某子鄭注引傳以子爲男子之尊稱後人各執一說以相難入主出奴甚無謂也竊攷春秋字不若子之例有四公羊爲荆敗蔡師發傳分州國氏人名字子凡七等此統蠻夷之國言之其進退寓褒貶字不若子謂當時蠻夷之君有稱字者不若後此之稱吳子楚子也子者齧之下而七等止於子者記所謂其在東夷南蠻西戎北狄雖大曰子也故何注以子爲齧最尊此一義也董子繁露齧國篇言字方三十里名方二十里引此傳中三句分氏人名字凡四等此據附庸之

國言之以地之大小定人之稱謂似無所衰貶於其中
其不及州國兩等者附庸無州國之稱所謂人之私非
列國也其不及字不若子者附庸在子男下所謂周室
之不成子也若進爵亦有稱子者如邾婁克字儀父書
克不及稱儀父之尊而書邾婁儀父又不若後此之稱
邾婁子見莊十六季此又一義也鄭鄉射注引此傳末一句
其義分名字子凡三等又通列國卿大夫士言之其進
退亦寓衰貶凡大國之卿視小國之君其大夫士視附
庸故列國卿大夫例與附庸同稱名而桓十一季十七
季賢祭仲蔡季而書字是名之不如字也字既尊矣而

閔元季喜其賢曰季子

以子配字

來歸二季喜其正我曰高

子

以子配氏

來盟是又字之不若子也鄭注某子者氏也氏

指某言如春秋之稱高子若以聘禮記特牲少牢禮之言某甫某子例之當如春秋之稱季子然季子高子皆大國之卿春秋子之猶以叢稱而鄉射禮某酬某子爲佗受酬者之辭凡禮經面語其人皆稱子如主人與賓爲耦而告賓曰主人御於子大夫與士爲耦而告大夫曰某御於子此司正相旅面告受酬者義不尋稱其字故亦子之子不必叢也至春秋之季字子之分稱綦嚴聖門諸弟子尊其師曰孔子孟子而伯牛仲弓之稱字

又不若曾子有子之尊樂正子之稱子又以別公孫丑
萬章此又一義也一統蠻夷之國言一就附庸之君言
一以附庸蔽字之分迻而施諸卿大夫一以卿大夫蔽
字之分又迻而施諸士稱謂之異隨世而變經中之字
若子言各有當未可紛挐公羊徐疏云言邾婁儀父不
如言吳子楚子彼此牽說一似貶附庸之尊周而寢蠻
夷之獨夏則春秋之大義晦後人拘泥鄭注又不知子
爲蔽之尊而公羊之家法亦亂

子罕言說

夫子於禮曰極言

禮曰

縱言

仲尼

於詩書報禮曰雅言

於利命仁曰罕言皆闡發滯義以通曉斯人也說文罕訓網本無希少義訓希少者字之僭也先儒以命仁非夫子所少言多化別解或訓爲微言或解爲難言之或讀子罕言利句絕與命與仁許命許仁也或於子罕言利下又化轉語子少言利若言利必合命與仁竝言之義皆迂回匙有定解攷古人罕軒字多通用左傳昭元年鄭罕虎公羊經化軒虎定十三年鄭罕達公羊經化軒達昭四年鄭渾罕韓子外儲說化渾軒故先君子論語後案讀罕爲軒訓爲表顯言之表顯言之者推廣其義言之也罕軒有明顯義亦有寬廣自喜義鄭渾罕字

子寬鄭公子喜宋樂喜皆字子罕莊子天地釋文云軒
寬悅之兒此其證也夫子於利與命與仁皆喜推廣言
之如言利必及義言命必及性言仁必及四德皆闡發
冉聖未盡之意文言傳曰利者義之和也說卦傳曰窮
理盡性以至於命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尋
而聞也天道卽命合義以言利合性以言命此冉聖未
盡之義蘊而闡發諸夫子者故曰不可尋而聞聞謂聞
之於古仁包四德言之亦冉古所未聞大凡聖人之道
利溥物我而無害命通理數而無闕仁兼禮義而有節
制異端之學往往執吾道之一端以自域遂有偏而不

舉之弊故言利而偽我言命而任運言仁而兼變天下
輒一廢百語必賊道夫子喜推廣言之所以救當世之
末失而闡堯聖之微悞溯性於天道卽有物有則之遺
言利者義之和也克己復禮仁也又古訓之傳誦於時
人者並見左傳述而不佞此夫子自道意也而狂瀾旣倒非
夫子推廣古義而表顯言之誰爲中流砥柱故學者有
罕言之記

褻服褻裘解

褻有二義一對公服言之凡燕居之私服謂之褻衣說
文云褻私服也是也一對外服言之凡裏服之近身者

謂之褻衣字林云褻衷衣也說文云衷裏褻衣荀子禮
論注云褻衣親身之衣也是也論語之紅紫不以爲褻
服褻裘長短右袂並以裏衣爲言舊解以私服釋之於
義多不可通記曰衣正色裳閒色是公服未嘗不用閒
色也左氏哀十七年傳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辜
殺之杜注紫衣僭君服是紫亦用之公服也孔子非絕
閒色一不用特以紅紫易汚非褻服所宜耳褻服者裏
衣是也字與和通說文云和日日所常衣左氏宣九年
傳皆衷其和服以戲於朝和服卽褻服也詩無衣與子
同澤鄭箋讀澤爲釋云澤褻衣易汚垢疏引鄭此注云

褻服袍釋釋者汗衣也釋名云汗衣身受污垢之衣也
詩謂之釋受污澤也或曰鄙袒或曰羞袒正義以釋爲
袴訓本說文非箋義也鄭注褻服兼言袍者袍亦褻衣
器大記袍必有表鄭注袍褻衣袍釋同類故周禮春官
注巾絮寢衣袍釋之屬亦並舉之袍爲裏褻衣釋又爲
親身汗澤之衣故皆不用紅紫爲其色易受污垢也其
代袍之裘又謂之褻裘古人褻裘亦有狹短而無袪者
器未練帛服之旣練鹿裘橫長袪說見檀弓注疏孔子
薨凡褻裘長者明時人短其裏裘也凡裏衣皆短孔子
欲其溫故特長之若以褻裘爲薨凡之外裘外裘本長

更無長可言矣裏裘爲僂事故可短右袂爲其外有裘也若外裘右袂不能獨短短其右袂是不衷之服矣或者以舊解之不制迺改經文右袂爲若袂謂裘之長短如其袂更屬武斷凡解經先通訓詁竊有二義注家一以私服解之身乎通

上如揖下如授解

論語鄭注云上如揖授玉宜慎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鄭君之意上文狀其執圭之容此狀其授圭之容依聘禮記解之也記言執圭如重卽此所謂如不勝又云授如爭殯下如送卽此所謂上如揖下如授說文爭引也

引張弓也其字从受了受象兩手了象所引之物承與
拯古通謂上外也爭承者張兩手而上拱之古人之揖
恣也授如爭承故曰上如揖鄭注云授玉宜慎明此爲
授恣也凡授必上其手故知上之爲授也下謂旣授而
下其手授謂平等授受之禮較平衡少下之所謂大夫
妥之是也故記謂之送鄭注云不敢忘禮謂忘授受之
禮上下竝以授法言後人不解迺以此爲執圭之容夫
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自有定則矣而容上
下其手乎朱子心知其難通而云步趨之間微有高下
是不特失執圭之容并失足縮縮如有循之義矣如有

循者不舉足也故鄭注以舉步曳踵行解之而謂步趨
閤容有舉趾高下乎劉楚楨疏申鄭注上如揖義既不
明又謂如授與記之如送同下謂下堂曾不思聘禮記
文下階在君還之後君還又在下如送之後而謂君未
還先下堂乎且旣下堂手猶如授亦失記文所謂下階
發氣怡焉之義矣

孔子斥陳蔡閑攷

學者生數千季之後上讀周秦之書當宗經以正史不
可據史以汨經論語衛靈篇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對以
軍旅之事未之學明日遂行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

先進篇曰從我於陳蔡者孟子盡心篇又曰君子居於陳蔡之間凡言間者兩地相接之處則孔子絕糧於公衛之後其地在陳蔡之間又爲往反陳蔡之時也春秋於哀二季書夏四月丙子衛侯元卒左傳於哀三季夏五月司鐸火火踰公宮云孔子在陳間曰其桓僖乎此哀二季以壽孔子在衛三季孔子在陳之顯徵也

世家靈公

問陳孔子曰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絕糧之厄惟朱子據孔子遂行夏衛靈公卒此與經合

論語本文謂在公衛如陳之曰寔魯哀二季攷孔子世

家孔子往反陳蔡有二一在哀四季一在哀六季又攷

蔡世家昭侯二十六季孔子如蔡

昭侯立於魯昭公二十三年其二十六季

卽哀公二季

孔子世家魯哀公三季孔子在陳則孔子於哀

二季太衛以後有往返陳蔡之事是季冬吳遷蔡於州來孔子反陳因而乏食朱子之說不爲無本矣而孔子世家則云吳伐陳楚救陳孔子在陳蔡之閒楚使使聘陳蔡大夫合謀圍孔子絕糧朱子駁之全謝山又申朱子之說曰時陳事楚蔡事吳則讎國矣朱子謂時陳蔡臣服於楚語尙未覈宜如全說安鼻二國大夫合謀乎吳志在滅陳楚昭王誓死以救之陳之仗楚何如感楚何如而敢圍其所用之人乎竊攷是時蔡已遷於州來其近陳故地盡爲楚奪故哀四年傳有云楚左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

蔡於負函十六季傳有云葉公在蔡則故蔡地已盡屬楚而州來新邑距陳又遙所謂子在陳蔡之閒其何地乎世家之妄誠爲有識者所鄙矣而偽孔注迺據世家哀六季事云孔子去衛如曹不容又之宋遭匡人當云桓魋之難又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是信史以汨經也江慎修又據世家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冉求旣去明季孔子自陳還於蔡以爲絕糧在哀四季孔子如蔡卽就葉如江氏說蔡爲葉地舉國言之實爲陳楚之閒亦未免信史以汨經也劉氏正義衛靈篇信世家之妄言反斥孔注以爲在哀元季是并春秋六季經傳而忘之矣

吳伐陳一在哀元
季一在哀六季

先進篇四科十人本合上文從陳蔡

爲一章釋文所引鄭本可證劉氏正義不信鄭義反據

世家駁之以爲冉有於魯哀三季爲季康子所召不應

於此季復有一冉有以從夫子此尤信史汨經之大謬

不然者

世家哀三季季桓子卒康子立與春秋經傳合又謂冉有於是季反魯孔子歎歸皆違事實歸

與之歎在陳見論語歎後遂歸見孔注其事在哀六季

記檀弓篇有子曰夫子失

魯司寇將之荆葢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鄭注以

爲應聘於楚孔叢子記問篇言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

子宰子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則陳蔡之尾有冉

有其見於記載者亦可謂昭昭矣迺據世家之孤文以

汨經傳可乎攷冉有之宰季氏其見諸內外傳者一爲
清之戰一爲田賦之訪具在哀十一二季閒冉此未聞
也安見冉有之歸魯定在哀三季乎偏輒一言以斷十
人四科之目平時衰業分名不關陳蔡之厄則孝如曾
子賢如有子當時概遺之而不與四科有是理乎臧在
東說檀弓蓋先之以子夏夏爲貢字之譌亦據世家之
文近人申之者謂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時必不能任
使或又謂古三四字皆積畫當作三十四歲竊謂子夏
之季以魏文侯問樂事覈之四不宜改爲三時應楚聘
季已十九矣申之以冉有者殆亦因其季輕而申之乎

然孔子當時有是意而實未見諸行事故謂之蓋蓋者未定之詞必據後代傳聞之異辭以改同堂晤對之遺言是又信史而汨經者矣

讀論語鄭注

漢鄭君論語注久佚有輯本託名於宋王伯厚漏闕甚多近宋于庭陳仲魚踵加搜舊可謂善矣而漏闕終不免也昭文孫生君培有志鄭學更爲補綴又尋若干條則鄭注之軼見於他書者庶其盡收矣乎然以周謂欲爲論語鄭氏學鄭注之殘闕者固宜哀守其注他經有引論語以爲義者亦可尋繹其意緒而推究其上下

文如君子會無求飽尸無求安鄭注云學者之志有所
不暇也其注公會禮云每飯歆啗以穀擣醬食正饌也
三飯而止君子會不求飽賈疏云三飯而止故下宰夫
進漿是不求飽故引論語爲證案宰夫執觶漿飲注云
此進漱也非爲卒會爲將有事緣賓意欲自絜清是則
三飯告飽者爲將有事不暇卒會也而尸無求安亦可
據禮以徵成之公會禮賓執庭實以出公降立注云俟
賓反賓入門左沒霑北面再拜稽首注云便退則會禮
未卒不退則嫌要入行拜若欲從此退此尸無求安之
義也

未將幣三飯而止既受幣再拜欲退皆敬於事也
擯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外聽命亦慎言之一端

又如鄉飲禮工告正歌備賓降鄭注云賓欲去亦尻無

求安之義故下云主人命司正曰請安亏賓鄭注云留

之是也

鄉射同

蕤禮大師告正歌備司正命卿大夫君曰

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亦卿大夫在君所無

求安之義君安之乃敢少安也

大射禮同

禮會不求飽禮坐

不求安崇禮之君子不必身涖其事即平時會尻閑亦

淡寓禮意而無求多求適之念此好學之功諒也又周

官酒正以式法授酒材鄭注云佻酒之法式既有米麴

之數又有功沽之巧沽謂麤沽此實論語沽酒之正義

也

沽不必一宿之酤舊

據此注推之則市脯之市亦必

不佗賣買解周易噬乾肺釋文云肺馬云有骨謂之肺
鄭云簀也字林云食食所遺也許氏說文亦同字林又
引揚雄說食从市佗肺則肺字起於揚雄而漢初施孟
梁邱費氏易字不佗肺可知也嘗聞諸先君子曰易乾
肺之肺古本佗市故馬讀爲肺訓有骨肉鄭讀爲第訓
簀論語市脯之市卽易市字之誤其義謂有骨之脯

詳說

論語後案

以周謹案易噬乾市馬云有骨義同周官杜注膾

版夾脊肉之訓鄭訓簀簀者牀版

方言注

亦用杜注膾版

之義兩訓相近故釋文剡鄭說於馬注字林之間非以
牀簀爲可噬之物也周官膳人掌乾肉凡田獸之脯膾

臙胖之事鄭注云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
烏翅薄析曰脯鄭司農云臙膾肉杜子春讀胖爲版臙
版皆謂夾脊肉元謂公食禮庶羞皆有大大者截之大
臙臙又詁曰大亦腓肉大臙胖宜爲脯而腥胖之言片
也析肉意也據先鄭杜注臙版爲膾脊之肉是皆乾肉
之有骨者鄭意脯爲薄切之乾肉臙胖爲乾肉之大臙
腓而未切不必有骨此其立義之異者而臙胖卽易之
乾束亦卽論語之束脯禮謂之臙胖者謂片其肉爲大
臙易論語謂之束者束从束盛而一橫止之

義見說文以公食禮

庶羞有大例之易之乾束可如字讀不必改爲肺亦不必破爲第

亦腓肉大臙之義是

膳胖束脯實一物也論語云不食而禮有用之者禮用

以祭非用以食祭可大饗會宜薄切也故鄭注內饗云

膳腍肉大饗所以祭者又注公食禮云庶羞有大膳

大卽膳

以肥美者特爲饗所以祭也鄭注膳大迭言祭所以明

論語不食之義也

胡氏公食禮正義於注所以祭句亦未疏明

而時人固有

食之者故易曰噬乾肉噬者食之無禮者也故孔子不

食束脯其脯之有骨者而強齧之固屬不恭卽其肥美

無骨者而肆噬之亦爲不敬是則沾酒之不食惡其麤

惡而傷性束脯之不食惡其噬齧之失禮也

論語疏家知賈酒脯

之不食於義難通乃就齊戒立說是則魚鰕肉敗色惡臭惡諸不食豈亦殍齊必變食爲文非齊時雖惡敗亦

舍之乎此等謬說不值一噓

凡若此者皆鄭義之典覈可正諸家之

闕失惜近之爲論語鄭氏學者俱未有見及此

釋徹

徹廣八尺鄭注言之詳矣而車人職云徹廣六尺鬲長六尺江慎修戴東原竝謂大車之輪必出於箱外其闕須容輪轉徹廣不能與鬲長同數六尺當八尺之誤如其說鄭注車人當直破之矣如謂鄭所見本作八尺誤在賈氏作疏時則鄭注匠人諸職可直據八尺記文何必歷敘輿廣輻內輻廣綬轄之數而後定之乎其必一一排比而後定者鄭所見記文作六尺非八尺也旣主

八尺之說而記文六尺不終破之者鄭固不以爲誤也
車人言大車等牝服之長與輿人參分車廣公一爲隧
既異大車等之廣亦必有異於輿人而記不言輿廣終
記之曰徹廣六尺所以明輿廣也六尺之軌內除大車
輶六寸羊車輶七寸
柏車輶九寸又各除輶距鉤半寸緩寸則牝服之廣
大車四尺五寸羊車四尺二寸柏車三尺九寸也輿
博而輶短輿狹而輶長又悉限以六尺之軌車人所言
自有依據乘車之輿廣隧淺見於記文而軌定八尺鄭
注亦無可易蓋乘車兵車爲廣方廣方之軌宜八尺大
車柏車羊車爲長方長方之軌自六尺六尺之軌軌於
畛八尺之軌軌於涂故鄭注遂人曰畛容大車涂容乘

車二者分別言之正見軌有六尺八尺之異無可混也
後之申鄭者讀匠人注不讀遂人注遂疑一涂不能有
兩軌必遵注而破記豈鄭君之意耶程易疇攷車制最
好武斷於此多方測算卒不能定亦昧於畛涂異軌之
故也王倬夫又謂輿人參如一之車廣爲兩輪之廣兵
車田車乘車三等其兩輪廣皆六尺六寸大車柏車羊
車三等其兩輪廣皆六尺如其說車廣爲兩輪廣則下
句參分其廣太一以爲隧亦可謂之輪濶乎如仍以隧
爲輿濶則鄭注以車廣爲輿廣其說自不可破王氏好
與鄭難立說固未見當一涂兩軌說同江程尤非後人

所敢信也

王說之謬余于通故中詳駁之

或曰畛一軌涂又一軌兩軌

非同出於一涂信然矣然軌旣不一何以謂之同軌乎
曰行畛者皆遵六尺之軌行涂者皆遵八尺之軌尙謂
非大同之治乎書有六書不害其爲同文倫有五倫不
妨其爲同倫而謂軌有兩軌遂不得謂之同軌乎學者
知畛涂之各有一軌可無疑於車人之文知畛涂之同
遵一軌亦可無疑於中庸之義矣

釋度

度者度也所以度物也尺寸尙矣然銖而稱之至石必
過寸而度之至丈必塋故又仞步仞軌雉諸法以便民

事第制同而實異彼此牴牾不相合同一步也而有六尺八尺之別焉同一仞也而有七尺八尺之異焉同一軌也而有八尺三尺四寸之分焉同一雉也而有三丈一丈之殊焉苟無以定之幾何不等於燕星之稱輕重莫知也與古者布指知寸運肘知尺展兩足則知步步必六尺伸兩手而知仞仞必八尺此定名也司馬涑曰六尺爲步步百爲畝周制如此夏殷之制亦同而王制謂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以殷步之縱言之步之橫必六尺三代未之有改而縱則隨時而易焉殷一夫之田七十畝其步之縱必用八尺始合步百爲畝之制見田制異

同此古今之異制亦縱橫之不同也仞與尋同爲八尺
攷分度廣度深之異仞字从人以身爲度攷工記曰
人長八尺故八尺曰仞尋字从彡卽手人伸兩臂亦
八尺故八尺又謂之尋用以度廣取伸臂之名用以度
深取身中之名故方言曰度廣曰尋杜預曰度深曰仞
攷古經傳未有以仞度廣者秦漢以後度廣亦謂之仞
於是仞尋之義不分故許氏說文以尋解仞云仞伸臂
一尋八尺或者又強爲區別於以有尋八尺仞七尺之
分賈公彥曰書傳雉高一丈則牆高一丈祭義築宮仞
有三尺除三尺之外祇有七尺故知七尺曰仞然以古

書核之仞實八尺豈度高與度深亦異數與攷工記曰
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此以度廣度深之異名而別言
之非謂廣二八尺深二七尺也古者畎一尺遂二尺溝
四尺洫八尺其制皆廣深相等亦廣深各倍於其埵何
尋於澮獨異其制乎左氏昭三十二季傳仞溝洫洫深
一仞溝深半仞若以七尺之仞言則溝不尋言仞矣是
度深用八尺之徵也應劭亦主七尺曰仞說其注漢書
云区尺六寸爲仞以漢尺言漢尺較周每長二寸也若
小爾雅四尺爲仞由誤解仞溝洫之文也軌本車轍之
名其後用以度涂之廣而爲度物之名軌凡八尺此名

之以輪廣而定也而有以之度車之高者則又以軫崇而定而軾崇有高下軌亦因之無定名如國馬軾崇四尺田馬軾崇三尺七寸驚馬軾崇三尺四寸卽其軌之塗也詩邶風濟盈不濡軌毛傳云由軾以上爲軌者以軌之高下無定名故不言其尺寸而以軾平之承軾者言之曰由軾以上軾之上卽軾也軾者軌之所以塗也段氏以大御之軾軌少儀佗軌範爲軾軌同高攷工記軾崇三尺三寸則軾崇亦三尺三寸此說可通於鄭不可通於毛果軌有定名則毛傳何不直曰三尺三寸爲軌與益不濡軌者必其水在軾下濡軌則由軾以上其水浸軾軾者輿也輿者人所尻也何可濡水而濟盈必濡軌傳所謂違禮義不由其

道也而曰不濡軌者箋所謂喻夫人犯禮而不自知也
經文之軌傳文之由輶以上初無錯誤非儒疑輶以上
爲軌而改經文以致古韻不協近儒又疑輶以下爲軌
輶卽軌而改毛傳以上作以下則經文濟盈不濡軌直
似自輶至輶無一可濡之物矣不幾於文不成義乎且
毛意如果以輶當軌何不曰輶謂之軌而偏舉輶與輶
之迤邐不正者而曲言之乎是則詩傳以輶上釋軌自
以軫崇之高下言之非言車中之物是猶由邾以上曰
涉由帶以上曰厲而涉與厲非人體服之名也曲禮曰
國中以策彗邛勿驅塵不出軌軌亦以度言謂國中不

尋疾驅其塵無過四尺以上也穀梁傳車軌塵義亦同
謂車行有三尺餘之塵也如必以軌爲車轍之道而道
上卽塵矣安有不出者乎雉之制有廣高之異於事尤
明左傳疏引異義曰古周禮及左氏說一丈爲版版廣
二尺区版爲堵長丈高丈三堵爲雉長三丈高一丈此
定名也而詩箋引公羊傳曰区版爲堵区堵爲雉雉長
三丈則版六尺此與三堵爲雉之說不同而鄭君乃以
版六尺通之謂用一丈版区版爲堵三堵爲雉用六尺
版区版爲堵区堵爲雉版堵之制有不同而雉制則一
也異義又引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区版爲堵区堵

為雉何休注公羊傳又謂八尺為版堵四十尺雉二百尺此甚無當於經典鄭君嘗駁之曰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三里積千三百步也大都三國之一則三百步也三百步為百雉則知雉三百步於度長三丈雉之度量於是定此可以闢諸說之謬矣鄭君又曰度高以高度廣以廣雉制如此而軌仞諸制亦有高深縱橫之別焉故具言之

釋王瓜

王瓜者王蒨也王蒨之為物蔓生籬閑四月開萼結實謂之王瓜記月令曰孟夏之月王瓜生鄭注引今月令

佗王蕒與夏小正四月王蕒秀正合說文蕒王蕒也管子地員篇有大蕒細蕒王蕒者大蕒也蕒之大者曰王蕒猶女蘿之大者曰王女帶草之大者曰王簪某草之大者曰王芻也呂覽孟夏紀佗王菩菩爲蓀之省體蕒之同部字古音瓜讀如姑與菩聲亦最近高誘注曰菩或佗瓜瓠瓠也又注淮南子時則訓云王瓜栝樓也瓠瓠卽栝樓之俗體栝樓爲蓀蓀之偕字緩言之曰栝樓急疾呼之爲蕒如蒺藜卽茨茅蒐卽韮古人自有合音也蕒有大小二種形本相似弄人多渾言不別惟爾雅分之最明爾雅果贏之實栝樓下卽次以荼苦菜與月

令王瓜生苦菜秀連文類舉正合王瓜卽栝樓爲蕢之
大者本草栝樓一名果羸陶注云出近道藤生狀似土
瓜而葉有叉是也爾雅又云鉤藤姑鉤又仵瓠古今字
郭注實如瓠瓜瓠瓜者小瓜也說文瓠臙也臙小瓜也
鉤藤姑卽蕢之細者謂之土瓜或亦呼爲王瓜與栝樓
同名本草王瓜一名土瓜陶注土瓜生籬閒其子瓢時
大如彈丸唐本注其葉似栝樓而無叉是也廣雅云蕢
姑瓠瓢王瓜也蕢姑卽鉤姑之異體瓠瓢卽栝樓之異
文此不別蕢之大細而渾言之曰王瓜爲其種類本一
不過實有大小葉有叉不叉之微別故郭注爾雅亦云

三
葵姑一名王瓜自後人以王瓜爲葵姑之專名而栝樓之名反爲葵姑所奪由是月令之王瓜不明王尙書廣雅疏證郝戶部爾雅義疏因謂王瓜與栝樓不同反斥高誘兩注種臆紕繆王氏又謂廣雅專釋葵姑瓠瓠爲王瓜不混栝樓之名於內不知廣雅之瓠瓠卽爾雅之栝樓栝瓠爲雙聲字樓瓠爲疊韵字何尋分之爲二至於申鄭說者謂王瓜卽草挈草挈卽拔挈拔挈本不結瓜謂之瓜者以椹之似斯說也王尙書郝戶部均已闢之

又案唐本草王瓜四月生苗延蔓五月開黃萼結子

如彈丸生青輒赤近有以蒺屬之黃瓜當之非也黃
瓜胡種本名胡瓜見本草又爾雅黃菟瓜郭注似土
瓜越俗菟讀同穀於菟之菟近有以蒺瓜當栝萐者亦非也蒺瓜
又別一種圖經本草已辨之

受業許克勤全校
子家鷲

經說四

襍著之二

定海黃以周

考老轉注說

六書之𠂔象形指事就獨體成文會意諧聲合兩體成文轉注段偃伯則體分兩文而字可兩用者也說文曰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又云老考也从人毛匕言須髮變白也考老也从老省从𠂔𠂔亦聲今本代𠂔誤轉注者字之意指互爲灌注者也考老者人之形氣相爲衰裏者也凡人之陽氣出於肺而會於首壯季陽氣盛甚髮加長而直故詩曰綢直如髮衰則陽氣𠂔而

未舒髮短且曲不久遂變爲白詩曰子髮曲局左傳盧

蒲嬰曰余髮如此種種種種亦曲局兒子雅曰彼其髮

短醫家有言曰肺朝百脈輸精於皮毛內經經脈別論故肺者

氣之本魄之處也其華在毛其充在皮內經六節藏象論諸篇六

八四十而後陽氣既衰莫舒於上於是面焦髮須頽白

內經上古天真論諸篇是則氣亏內髮七亏外此物理之自然

也知乎此則考老轉注之意可尋而言矣考从老亏形

聲兼會意字與耆壽諸字專取諧聲者迥然不同說文

也从老省省聲壽久也从老省省聲久亦老義而說文

轉注不以耆爲例者爲其專取諧聲不取義也曰亏氣欲舒出上礙亏一也古文以爲亏字亏者氣欲

舒而重礎之意

亏古之𠂔字說文訓爲氣平似未尋

老之从人毛匕者形

之匕諸外者也考之从人毛𠂔者氣之𠂔諸內者也形與氣事相因老與考義相成造字之初其文竝从人毛所謂建類一首也考之所以𠂔其氣者以其人之老故从老省老之所以匕其毛者以其氣之𠂔故老从匕考又从𠂔則老以考之匕諸外者會意考以老之𠂔諸內者會意二字之意輾轉相注所謂同意相受也意卽會意之意故先鄭說六書次第轉注劉會意後明轉注亦會意字也其不屬諸會意者會意會一字之意轉注會二字之意一以兩體言一以兩文言其例自不同也且

亦不惟此爲然日月爲象形字而曰圓佗○月闕佗○
此象形字亦意相轉注也・二・爲指事字而指上爲・二
指下爲・一・此指事字亦意相轉注也而日月屬象形・一
・屬指事不以爲轉注者日月雖意相受而非建類一
首・二・皆从一可謂建類一首意亦相受矣而一上一
下義之出乎意者不無鑒別非其例也江𠂔庭說轉注
之例曰說文五百四十部皆建類一首也凡某之屬皆
從某是同意相受也以周謂說文云凡某之屬皆从某
是建類一首也後敍云其建首也立一爲端是其義也
有云某與某同意乃同意相受也而同意有二例一爲

同文之同意一為異文之同意考老竝从人毛此為同
文之同意他如說文云巫與工同意王與巫同意皆从
工形高與倉舍同意皆从口形美與善同意善與義美
同意皆从羊臺與室屋同意皆从𡩇聖與畱同意皆从
耶尋與𡩇同意皆从工口是其例也考之从𠂔老之从
匕此為異文之同意他如說文云半與牟同意謂𠂔之
轉為𠂔非與𠂔同意謂𠂔之轉為𠂔𠂔與包同意謂𠂔
之轉為𠂔乙與一同意謂一之轉為𠂔亦其例也顧此
二者之同意皆非建類一首惟𠂔字下云與𠂔同意其
字皆从衣為建類一首𠂔之𠂔轉而為𠂔之𠂔為同意

相受此與考老轉注之例最合而明箸之說文者也若
說文之所未明言而可以例推之者如開闢二字古文
作闢開其字皆从門建類一首也闢从兩手拱一以開
會意開从反手以闢會意故開闢二字可以互訓所謂
同意而造字之初一取拱手一取反手其意轉注相承
所謂相受再再二字皆从𠂔對摺爲義建類一首也再
一舉而二也再并舉也再再同意衣之一再經傳俗
稱爲之舉
其義裏二衣而言也再从一以橫舉會意再从爪以上
舉會意亦轉注之同意相受者也與𠂔二字皆从申建
類一首與从𠂔與从𠂔皆取摺意爲轉注之同意相受

雖𠂔爲右𠂔𠂔爲左𠂔而其爲𠂔𠂔之義無不同也

說文

𠂔从申从乙會意𠂔从申从𠂔亦聲

𠂔亦當云从申从𠂔亦聲

𠂔爭二字皆从𠂔建類一

首𠂔从乙爭从𠂔皆取引意爲轉注之同意相受雖𠂔引而入手內引申義爲撮爭引而出手外引申義爲奪而其爲引𠂔之義無不同也从比二字皆从人建類一首从比皆取引從意爲轉注之同意相受雖二人爲从義通諸𠂔左傳三人占從二人眾故也反从𠂔比又有不周之義論語比而不而其爲耦俱相從之義無不同也且所謂同意相受者不必同義也同義者字之本義也同意者造字之同意也卽如𠂔𠂔字不同義而𠂔字向右𠂔字向左在造

字之初同取兩手相向之意故𠂔字从之𠂔字不同義而𠂔字向外𠂔又向外在造字之初同取兩脛相背之意故行字从之無非字之轉注也然論其造字之會意同本義同引申義亦無不同自以考老及開開與叟諸字爲最純故說轉注者舉考老以爲例

考老轉注說下

六書諠例跋說多矣轉注之說尤跋中有跋幾於不可踴詰而究其通弊可一言以蔽之曰不守古訓轉注者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此語見許君說文敘而無可駁斥者也象形象事象意象譬爲造字之本轉注

段僭亦造字之本也此說見漢藝文志而無可違異者也無如說者好逞私見不守古訓自南唐徐楚金以外若宋鄭漁仲通志張謙中復古編元戴仲達六書故楊武子六書統周伯溫六書正譌明趙撝謙六書本義其說之誤謬固無待詳辨近諸大儒輩出各自為解其最著者若顧亭林以轉音為轉注江慎修以本義之引申者為轉注朱豐芑合二說而一之遂敢狂駁說文若戴東原段懋堂王某友以考老為轉注則知守說文矣而以轉注為訓詁之互注無關造字本原又與漢志相違若江巨庭許周生魏默澹言訓詁出於後來而轉注指

造字之始言之似有合於漢志矣而總不越徐楚金之說考老二字竝別方符上下日月武信江河令長之例楚金以爲考之從老猶松柏之从木江漢之从水二字側注詎有合於說文說文於注備言六書之法指事象形會意旣於諸文下分別言之曰从某某聲明諧聲之義也曰古文以爲某字明段僭之義也其曰凡某之屬皆从某非發轉注之義乎顧凡屬之某爲孳乳之字皆從之某爲初製之文如上部先有二而後有帝旁帝旁皆以二爲首而非建類之字二爲建首又與帝旁之義遠雖帝旁之从二可曰意相受不可曰同意相受惟老

部老爲皆从之字而以耄耄耆耇耋諸字次之於轉注爲最近但此七字皆从老爲孳乳之字故老於下七字可謂建類一首而下七字之於老雖意相受而不能上可謂之同同意相受者惟考與老也凡人氣血不能上舒其髮曲局乃變而爲白考老二字上从毛人者所以別獸毛也毛爲人獸之總名故說文毛下云眉髮之屬及獸毛也考老之毛以人髮言其不从髟而从毛者髟从長彡言其長而直也故說文髟下云長髮森森也詩云綢直如髮毛篆作𦘒象屈曲形考老之从𦘒人明其人之髮已屈曲也詩云予髮曲局二字皆以𦘒爲首是

謂建類一首老字下从倒人之匕其意已注於考明氣
不上舒髮已曲而變白也考字下从氣舒礙上之丂其
意又轉注於老明氣礙髮曲雖不匕亦終匕也故考訓
老老亦訓考老老二字其意相成是謂同意相受古人
造字多由部首而孳乳說文於凡某之屬皆从某以明
造字之先後其有兩字竝作而意自相灌注者如𠂔𠂔
𠂔𠂔諸類是也說文𠂔𠂔部首𠂔即𠂔部末𠂔𠂔部首
𠂔即𠂔部末明此𠂔𠂔爲兩手之相持𠂔𠂔爲兩符之
相合說文𠂔瑞信也象相合之形相合之形即指𠂔言𠂔下𠂔字可刪其字一時竝作
初無先後可分與此老部之𠂔考一例𠂔𠂔字皆从𠂔

考老字皆从匕其例又同而𠂔𠂔下𠂔爲象形兼會意
字其不依八𠂔从比至不之例分爲兩部者亦以明轉
注也且說文以耄耄諸字𠂔老下明諸字皆从老也孝
字𠂔考下明孝之从考省也故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考
省从子子𠂔考也子𠂔考爲孝卽用易有子考无咎傳
曰意𠂔考也之義今本作从老省从子子𠂔老也亦係淺人改竄非許君原文考旣
有从字之孝而許君於考老二字不依身身𠂔司之例
分爲兩部者恐分之而轉注之義不明也凡六書次第
雖各書不同而轉注設借漢志別於象形象事象意象
聲之下說文別於指事象形會意形聲之下是會意諧

聲生於象形指事之窮而轉注段偃又濟其會意諧聲之變也轉注者其受意同而聲有異者也段偃者其取聲同而意有異者也轉注段偃次在會意諧聲之後同屬造字之本其義如此若注家訓詁之互注及經傳文字之互偃茲爲後起之轉注後起之段偃均無當於六書之轉注段偃六書之轉注段偃固據造字之本而言也解者不察分六書上四者爲體轉注段偃爲用此說之彌近似而大亂眞也者

令長段偃說

漢志以轉注段偃皆造字之本斯意可於說文中求之

毋庸妄生異說汨亂古義說文老考也从人毛匕言髮
須變白也考老也从老省从丂丂亦聲所以明考老之
為轉注也又云令發號也从△丌長久遠也从兀从匕
兀者高遠意也久則變匕匕聲當云从𠂔𠂔者倒匕也
當有字亦古文𠂔亦古文所以明令長之為段偆也凡段偆
有二例一有其本字依聲通用者為造字後之段偆一
本無其字依聲託事者此即造字時之段偆也而造字
之段偆又有二例一本無其字之段偆而後又造本字
如中古文以為艸字𠂔古文以為賢字是也一本無其
字既段偆後不復更造其字而本義反為段偆所奪如

發號之令久遠之長是也夫令長之段偃與朋來韋革
州鹵諸字亦微有不同朋來諸字之段偃爲一義之引
申經傳尙存其本義而令長則段偃嬗行揆諸造字之
形意闕隔而難通於文令从亼下說文亼三合也讀若
集下瑞信也揆造字之初意班以分瑞爲本義令以輯
瑞爲本義書曰輯瑞曰班瑞是其證段偃以爲號令字
說文以發號爲訓所以明令於六書爲段偃也又云从
亼下又以明字義之爲輯瑞長从卩兀匕兀字从九九
古文奇字人兀从儿上一以識之其義訓高一指事匕非象形
變也从倒人爲變形之義古文从卩兀無匕卩者倒匕

倒亾不亾

大徐說

自有匕意在其中揆造字之初意長以

高匕爲本義與眞字近攷工記弓人注三疾矢行長長謂過去爲高匕之引申義段僭以爲久長字說文以久遠爲訓所以明長於大書爲段僭也又云兀高遠意久則變匕又以明字義爲九之高匕凡許君說字皆以本義爲訓與所解从某某之文意無不貫而令之發號與亾下義相反

發號宜頒下徐云集其下而發號嫌曲

長久之長與兀匕意

亦遠而許云然者爲令長字屬段僭不能不變其常例而以段僭義先立訓爾後之解許書者有三誤一誤以發號久遠爲令長之本義而不知說文自明其段僭二

誤以漢之縣邑道之官名爲古段偆義而不知古造字時豈逆知漢之官名如謂漢人自段偆之許君明大書之泐自當舉古文之段偆不應據漢制以爲例三誤以長篆與久長短長義不可通或改篆作𠂔以象髮之長或改篆作𠂔以象兩物出地較短長之形而不知令長之訓發號久遠與本篆不相合者正由段偆之故燕庸皮傳夫許君說文解字信以本義立訓爲多而亦有據引伸爲說者有據段偆爲說者如羊之訓祥馬之訓武此引伸義也又云羊象角尾四足之形馬象頭髦尾四足之形此說本義也牛之訓理龜之訓舊此段偆義也

又云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龜象足甲尾之形此說本義也近之治說文者於象形字之以引申段僭爲義者習焉安之於會意字有以引申段僭爲義者闕然疑之或據其義以改所从之文或據所从之文以改其義大氏乾嘉以弄爲許學者祇知揆義不揆文近人欲揆文而不合輒輕改許書自逞臆見庸非變本而加厲者

釋孝

說文曰孝善事父母者从考省从子孝放也从子爻聲案孝與孝音義不同經傳中多混用之由後人眇見孝習見孝而妄改之也孝放也放之言仿引申之有教化

義

佩鵬李季導義與教同說文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放之言依引申之有保愛

義

放謂依之也詩箋依之言愛也楚辭注依保也季訓依放有保愛義

文侯之命曰追孝

於冉文人追孝當佗追孝謂追效之也所謂追配於冉

人也魯頌曰靡有不孝自朞伊祐孝亦當佗季謂無不

法效之以來福祿也

鄭箋國人無不法效之者皆庶幾力行自朞福祿是也依俗解與上

文義此季之正義也禮器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

王伐紂時也詩曰匪亟其猷聿追來孝孝當佗季謂教

化也詩言文王築城佗豐匪急其一己之謀聿追從冉

之教化禮引此詩者亦言堯舜禹湯武王皆乘時有天

下聿追從來之教化也

依舊解於詩可通於禮無著

鄉飲酒義曰君

子之所謂孝者非家至而日見之也孝亦當化孝孝非

家至而日見之匡衡所謂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

也舊說改孝化教不如化孝爲近周語曰宣王欲畀國子之能導訓諸

侯者樊穆仲曰魯侯孝曰然則能訓治其民矣孝亦當

化孝謂魯侯能教導人也卽上所謂導訓諸侯下所謂

訓治其民也依持解上下文義不貫此孝有教導之義也大戴保

傅曰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孝當化孝孝之言變也保也

謂慈母養育之保母繼負之也盧注謂保母也表記曰威莊而

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後可以

爲民父母孝慈當化孝慈言其威之莊而安民尊之如

父其保之慈而敬民親之如母也論語為政篇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孝慈亦當作孝慈言蒞之以莊則敬保之以慈則忠也臨之孝之舉之教之文本一例此孝有保愛之義也孝从考省考亦聲屬幽侯部孝从爻聲字屬宵部孝之音義與孝迥異經傳中孝竝譌孝注家竝未校讀循文立訓失之矣王氏伯申反據袁記篇為政篇之孝慈謂上之愛利民亦可謂孝其纏馳紕繆又如此

釋是

說文曰是直也从日正直為本義引申之有正義通俗

之有實義易未濟上九曰有孚失是是猶正也位不正

故失是也

虞義

禮樂記曰禮樂類天地之情

類乃貌之或體今又誤爲

傾

達神明之德降興上下之神而疑是精粗之體疑與

疑通疑猶合也是猶正也疑是與降興對文言天地之

神氣一降一興而萬物大小之形體皆保合而各正也

鄭注精粗謂萬物大小也

易傳曰保合大和各正性命是也是古通

提太元元攤疑者提之注提正也太元之疑提卽樂記

之疑是也是又通寔寔又通實禮檀弓曰祥而縞是月

禪徙月樂是月實月也祥祭當卜二十又月下旬禪祭

當卜二十七月上旬

士虞禮疏禪月尋行四時之祭則禪祭可從吉事先近日用上旬爲

之謂大祥後又匝一月斯可禫祭也祥而縞是月禫卽
士虞禮記所謂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也中月者閒月
也與學記中季考校同王子雍謂祥禫同月非經意也
魏書禮志引鄭志荅趙商曰祥謂大祥二十五日是月
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此說尋之而是月爲實
月之義亦未明言也是月與徙月對文徙月樂謂禫祭
後又踰月也春秋僖公十六年正月戊申朔賁石於宋
又正月六鵠退飛公羊傳曰是月者何僅逮是月也何
以不日晦日也據此則是月卽實月自朔至晦適匝一
月也是月或作提月

陸氏釋文作是月
今注疏本作提月

何注曰提月邊

也。魯人語也。提亦僭字。左氏家說重言。是月嫌同日也。不如公羊之義。

釋役

說文役戍邊也。从殳从彳。會意。執殳巡行也。引申之有實行義。禮表記曰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謂恭儉信讓以求實行其仁實行其禮也。役有實行義。故字又通。慤書洛誥曰。高多儀儀不及物。曰不昌。惟不役志於昌。凡民惟曰不昌。謂禮不及者。志不誠慤於昌。凡民亦謂不昌也。鄭語曰。正七體以役心。言正其外體誠慤內心。制其外以養其中也。役心與役志同義。竝近慤役。

與慙一聲之轉

釋既

王氏懷祖曰終詞之既也已止之已曰終因而已然之已亦曰終故曰詞之既也詩終風且暴終溫且惠終寔且貧終和且平終善且有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終與既同義故或上言終而下言且或上言終而下言又說者皆以終爲終竟之終而經文上下相應之指遂不可尋矣案經傳中凡言既△且△者既終也且始也

目訓始詳見王

氏釋

謂既終如此始又如彼也

墨子經說上自辨曰且自後曰已已猶既

詩既△且△之詞字多用終終卽既也既亦終也穀梁

傳曰既者盡也盡者終也易坎五曰坎不盈祇既平祇大也既終也坎不盈中猶未大大則終平也繫辭傳曰初率其辭而揆其方既有典常既終也對初言之初率循其辭而揆度方向終易之常道也書堯典曰以親九族九族既睦言同姓之九族終相和睦也梓材曰庶邦亶化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化及也方並也庶邦亶及兄弟並來是亦終用明德也詩北風曰其虛其耶既亟只且箋从爾雅讀為虛徐言其虛徐乎終亟公也常武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猷誠能塞矣而徐方終來服也儀禮鄉飲酒禮曰不拜既齎既齎終齎也

注既卒也

戴記鄉飲酒義曰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拜至拜其始也拜既拜其終也論語憲問篇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言荷蕢始歎有心終而鄙之也既而卽終而猶詩定之方中之終然也既與終同而與然通卜云其吉終然允臧言卜云其吉終而信如卜之臧也周本紀曰東甌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謂周終不祀也漢書諸侯王表序曰歷載八百餘季數極德盡既於王赧謂終於赧王也王氏釋詁不釋既字故作此以補之釋曰

說文曰吹詮詞也从欠曰曰亦聲吹字从曰義與聲兼

吹爲詮詞之本字而經傳中多通用曰曰者詞之吹也
吹與曰音同聿或又偕用聿字爾雅曰坎律銓也坎讀
爲吹律讀爲聿銓讀爲詮謂吹與聿皆詮詞也詩七月
之曰爲改歲漢食貨志引作聿角弓之見睨曰消釋文
引韓詩作聿荀子非相篇漢劉向傳竝同大明之曰嬪
於京爾雅釋親注引作聿縣之子曰有奔走子曰有禦
侮楚辭離騷注引作聿抑之曰器厥國釋文引韓詩作
聿載見之曰來厥章墨子尚賢篇引作聿他若東山之
我東曰歸采薇之曰歸曰歸曰竝當讀如聿可以此類
推之也

詳見王氏
經傳釋詞

漢來注家多解爲語言之曰每不可

通至宋儒多改人實切之日尤爲經之蠹也曰古又通越越之言及也書召誥越三日乙未越三日戊申越誼訓及曰亦有及義梓材曰我有師師絕句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殺人曰予者及予也言我有眾民汝三卿大夫眾士及予罔以無罪殺人也又曰今王惟曰先王言今思及先王也禮坊記曰魯春秋猶太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曰吳者及吳也言太夫人之姬姓及其吳國之號其死則書之曰孟子卒而已今春秋文是也論語云謂之吳孟子人偁謂之不肖沒其實爾此曰通越而有及義之明證也經傳中越又同於爲自此

之彼之詞夏小正傳曰越於也曰與越通故亦有於義
書康誥曰乃汝盍孫曰時敘言汝能盡遜於是敘也呂
刑曰今女罔不由慰曰勤言罔不用慰於勤也詩縣之
曰止曰時猶江漢之亏疆亏理也曰亦於也經傳中有
云亦越者承上之詞也亦越或通用又曰書康誥曰非
汝封又曰劓刵人言非汝封亦越劓刵人也承上刑殺
人言之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言亦越要囚
也承上殷罰言之多士曰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
居時予句猶君奭篇云時我或之言有言亦越是予乃
有誨言爾其安居之也承上爾遷言之曰與越粵又同

爲發聲之詞書堯典曰若稽古皋陶暮同本又作粵
若召誥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肫漢書律厯志引武城
篇曰粵若來二月旣生霸逸周書世倅篇同曰若粵若越若一
義也竝爲語詞王氏釋詞曰字類多遺義故作釋曰

釋行

行猶使也見淮南說山篇注行人猶使人也見左氏桓
公九年傳疏引申之爲詞之使易并曰井渫不會爲我
心惻象傳曰井渫不會行惻也爲使也見王注行亦使也
傳曰行惻卽釋經爲惻之義言使我心爲之惻也書酒
誥曰我民用大亂毖德亦罔非酒惟行惟是也行使也

言罔非酒是使之也行又有訓且者漢揚雄傳顏注曰
行且也且訓將行亦訓將詩十畝之閒曰行與子還兮
行與子逝兮言旅人苟尋十畝內外閒閒泄泄且與子
還且與子逝此旅客戀戀不忘故鄉之意也其句泐與
聊與子同歸兮正同行有且義故雙聲聯語曰行且猶
疊韵聯語曰方將也詩簡兮方將萬舞傳曰將行也箋
曰將且也傳箋同義行亦且也

釋惟

惟之爲語嘗有八義惟有也見字林書禹貢曰厥土惟
白壤言其土有白壤也又曰厥草惟繇厥木惟條言其

草有繇其木有條也惟訓有有之言又故惟亦訓又召
誥曰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朏來至也見爾雅言其至三
月又三日丙午也涵誥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言姑又
教之也詩魚躍曰物其多矣維其嘉矣物其旨矣維其
備矣物其有矣維其時矣箋云魚既多又善魚既美又
齊等魚既有又尋其時維字同惟故箋訓又也惟訓又
又者及也與也故惟亦有與之訓詩無羊曰牧人乃夢
眾維魚矣旄維旟矣箋曰牧人乃夢見人眾相與捕魚
又夢見旄與旟維與惟通此訓與之明證也書呂刑曰
天齊於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俾我後漢書楊賜

傳佗假我假與又季須暇之暇同謂寬與之也非終謂
天也終謂終其天命言天齊我民寬與一日之命而天
與不天實司獄之人主之也又曰察辭於羣非從惟從
從順也言非順與順於辭之羣察之也說詳尙書啟蒙惟之訓
又由有之訓而通之惟之訓與由又之訓而通之此訓
詁之輾轉引申有可攷者他若惟有獨義常語也惟有
雖義同音通用也惟發端詞見匡謬正俗惟是也見文
選注惟爲也見玉篇王氏釋詞言之綦詳不贅

釋鮮

鮮魚名而音與眇近故義多通俗論語鮮矣仁民鮮久

矣鮮訓少儉爲眇也而經傳有宐訓詞之斯者先儒一

以眇少之義賅之每成詰籀易繫辭傳曰德薄而位尊

知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

力少今作力小非

鮮不及矣言不勝

其任也鮮不及斯不及也不勝其任故曰斯不及矣書

般庚曰后胥戚

句

鮮以不浮於天時鮮亦斯也浮過也

言后與民同憂恤斯以不過於天時也無逸曰文王懷

保小民惠鮮鰥寡漢石經及漢谷永傳後漢明帝紀注

並化惠於鰥寡於與鮮皆屬語詞言惠斯鰥寡也詩蓼

莪曰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言斯民之生不如死也

此阮雲臺說

左氏昭公元年傳曰國無道而季榮和甌天贊

之也鮮不又稔言其國之亡斯不過又幸而已也僖二
季傳曰號必亡矣不可以又稔與此正同鮮斯同音遂
相通用斯又有盡義書金滕大木斯拔史魯世家仲盡
拔易繫辭傳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
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釋文師說鮮盡也讀鮮
爲斯訓盡謂君子盡仁知也

釋克

克篆文作會說文云會肩也象屋下刻木之形會古文
克亦古文自注家訓肩爲仔肩之肩與屋下刻木之
語上下不洽於是篆注增改迻易異說沸起一云依例

下說字形曰刻木則說字義當云會刻也一曰肩也一云依趙氏復古編當作會肩也象形桌亦古文象屋下刻木之形一云此部當以古文桌字建首故下部次以氣桌上从高省下象刻木故曰象屋下刻木形會上从高省下从彡省以力殳高能勝任也故曰肩一云會之文當依玉篇作會上从高省下从尸尸即人也象物高出人上故其義爲肩重文桌乃洪範曰克之壁中古文上从占明其用下从𠂇象其形刻木一義亦必古文家師說其字讀如克後人遂以克字爲之許君因作是說爾竊謂會部之𠂇有束片鼎部束部遠蒙木字次之以

片判其木也次之以鼎析其木也次之以會又刻其木而曲之也次之以𣎵又蒙會之古文𣎵也說文部首以形相聯繫而𣎵不从部首之篆而以其古文相次此與𣎵部之古文𣎵下卽次以宮部爲例正同謂會部必以𣎵字爲建首又何以解𣎵部謂𣎵𣎵可相蒙又何以解𣎵之次鼎片謂刻木之形象𣎵之从𣎵而𣎵上从𣎵又何以解象屋則逐篆易注均有不可信者矣會上从合象屋下从𣎵象刻木後人不信𣎵有刻木象而各以𣎵改篆𣎵與𣎵形旣懸殊據玉篇𣎵體之𣎵而又轉爲人字說亦迂回謂𣎵卽洪範曰克之古文其說當已必

分合占爲二意會求爲二字以訾許書許君詎若是其
昧昧乎則改篆駁注均有所難矣說文以肩訓克肩
有侵削克殺之義與脅之訓逼膺之訓擊同釋詁肩勝
也其字與犯奢果毅剋功堪同並剋則勝爲勝敵之勝

下卽申其義曰勝肩克也其字與戡剋並剋則克爲

克國之克爾雅以勝克訓肩肩有殺義般庚朕不肩好

貨謂朕不殺越人亏貨也與下生生保居相對爲義亦有削義莊子

德充符其脰肩肩謂其脰削小也李注肩肩羸小兒韞以會太

上又寸者謂之肩兼取削殺之義郭注爾雅云肩卽剋

耳可爲說文克肩也義證克剋古今字肩者剋也說文

不能以剋釋克故以肩之訓剋者釋之剋義又同刻釋名

刻克也

故下曰象屋下刻木形說文上下文義本自融洽

則增注改注均可以知其非矣說文爲字書之祖未可輕議刻木之形隨意造象从木从弓从乚無一不可許君之意蓋如此雖然猶有說凡屋下之物若棟楣楹桷皆用木之全質惟梁斲其兩端而中隆起作曲形鹵京賦曰互雄虹之長深鹵都賦曰抗應龍之虹梁皆明其如虹之長曲也今字从宀卽象梁形試以屋式南北視之其形如含東鹵視之其形如亢高亭亮諸字似皆从亢隸書作克亦卽以亢變也今以象深深必削木作上

曲勢與他木用全質者不同故謂之刻木蓋古語也深
本水深字从水梁聲梁卽棟梁之梁古文从木从二木
中一以指刻處篆从木从刃亦木謂之梁卽刻木
之古義也自說文木部查梁篆後人遂以屋梁爲水梁
之引申梁亦不从梁聲而以爲从木从刃聲抑思物必先
有屋而後有橋字必先有梁而後有梁是可以梁之古
文从木推之也漆必从木从𣎵聲木爲棟梁本字於六書
爲指事若施之於水梁全無意義矣今因釋克而贅言
之以質世之淺小學者

釋菑

凡治田之法先殺草而後耕既耕而後耘詩云載芟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鄭箋民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蒸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𦸏於是耘除其根株此治田一定之敍鄭箋言之鑿鑿可據者也然詩據不易之田而言芟柞耕耘同在春月若以再易之田而言所謂芟柞艸木者其一歲之蓄田也土和耕澤然解𦸏者其二歲之新田也孫炎注爾雅云新田新成柔田謂一歲土彊聚不可耕至二歲田始柔和新成矣蓄字从艸𠂔田會意𠂔者災也以燒薙殺艸爲本義孫炎注爾雅云蓄始災殺其草木是也以耕田反艸爲後

義鄭箋豈耜讀俶載爲熾菑云農以利善之耜熾菑南
畝是也自說者誤以後義爲本義於以字詁不明而經

義遂晦說文菑不耕田也畜二歲治田也

此據易釋文所引校坊記

注一歲曰菑二歲曰畜三歲曰新田與說文合今爾雅及毛傳新畜互易所據本各異也

以治釋

畜明菑爲田之未治故曰不耕田不耕田者明一歲田
祇穀艸尙未耕治也故其字與艸盛之蘇除艸之薶相
次注說文者不達其意乃改不耕田爲才耕田或改爲
反耕田皆誤以後義爲本義而失造字之意者也書梓
材曰若稽田旣勤敷菑惟其陳修爲厥疆畎畎說文作
畎攷工記作畎云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

漢尺謂之畎注伐之言發畎畎也畎以耕言其事在數

菑後則敷菑者布殺其艸尙未及耕也偽傳訓爲伐發

則菑畎之先後於何分之耶

近時書注多沿偽傳未察其失

易无妄曰

不耕穫不菑畬耕與穫對文菑與畬對文而耕穫與菑

畬又爲別詞耕穫以一歲中之先後言菑畬以數歲間

之先後言菑謂先一歲殺艸畬謂後一歲治田馬注引

爾雅文釋之是已董遇用韓詩傳反艸之說反艸以耕

言殺艸而後耕耕而後艸反如董遇解易言不耕不菑

意複辭纏會亦思菑之有別於耕亦猶畬之有別於穫

乎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孫炎訓菑爲始災殺

艸與字義甚合以不易之田言先耕殺艸在春二月以再易之田言先一歲殺艸在夏六月月令季夏之月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艸如以熱湯是也郭注引江東俗語以當季始耕田之反艸釋一歲不耕田之殺艸不顧其季歲之異同較董遇易注更爲疏舛此皆誤以後義爲本義而失經傳之旨者也夫械文菑耕互訓未爲不通書梓材以菑畎對言易无妄及爾雅以菑畝對言皆當據說文菑不耕田之本義以爲解而注說文者乃以不耕田爲字誤豈非種地紕繆也哉

釋菑下

說文𦵏不耕田也从艸𦵏聲易曰不𦵏畚𦵏𦵏或省艸
據小徐所引舊本如此大徐本𦵏下佗从艸𦵏小徐於
𦵏云此當从艸从𠂔从田凡三文合之於𦵏下云从𠂔
田此會意王懷祖陳仲魚說不耕田當佗才耕田段懋
堂據韓詩傳反艸說謂當佗反耕田其字當从艸田𠂔
聲嚴鐵橋據六書故引唐本以𦵏爲古文𦵏取古文𦵏
爲聲如表求麗麗之例𦵏下無𦵏或省艸四字王貫山
謂𦵏从田𠂔𠂔亦聲𦵏又加艸以表其𠂔之由於多艸
故以𦵏害爲本義𦵏畚爲俗義諸說紛紛迄無定論如
王說𦵏爲古文从田𠂔聲則𦵏爲重文當從𦵏入田部

不當在艸部且說文所載或字本多古文不同俗體故或字亦有從之𦵏聲如緇𦵏𦵏諸字皆是舊本𦵏𦵏聲非不可通如以重文不𦵏从或卽如小徐所定从艸𦵏田與舊本近亦不必傾倒舊文如段王所言凡經傳𦵏文𦵏可訓耕書梓材易无妄爾雅釋地之𦵏皆屬對文當以本義爲訓說文𦵏不耕田下引易不𦵏𦵏正以徵明其本義非僭義亦不𦵏如王所說𦵏爲一歲之田其義主在艸𦵏故舊注訓以殺艸反艸此𦵏字所以入艸部也𦵏之義主在艸省艸之文不𦵏不以爲或體此𦵏字所以爲𦵏之或省𦵏不𦵏從𦵏入田部也注許書𦵏

體許意勿任臆而輕改其文

釋甲

小徐本說文甲位東方之孟

大徐無位

易氣萌動从木戴孚

甲之象大一經曰

大徐無人頭字

大徐無

集韻作空

爲甲凡甲

之屬皆从甲令古文始於一見於十

大徐作千字誤一十非數名當作

个或改作始於下見於上非

歲成於木之象

歲字衍大徐無

段懋堂注說文

據小徐本早戎兩篆下有甲古文甲字之文

大徐本無此五字

改此篆文爲甲古文爲甲承守丹校繫傳據古彝器改

古文爲个早戎兩篆亦校改作个以周謂篆古之譌當

據許君元注正之注篆曰从木是篆文甲有木形也注

古曰始▲見个成木是古文甲有木之▲个象也篆古雖異而其下皆从个孫伯明所據宋本古文命作个可證也篆文當作甲上象孚甲形下同古文个个者木之下半象枝葉之內弓也故曰从木自个誤丁而許注从木之象晦下文成木之說亦贅矣古文當作甲中从▲故曰始於▲上从个而引長之故曰見於个▲與个皆木象非數名也下之▲弓而未發雖不及丰之初生上之个斂而下垂亦不同甲之上出而木上下之質已具於是焉故曰成於木之象古作甲字意注於木故曰位東方之孟東方木也其屬之孟者芽初發也故曰易氣

萌動古文𣎵已具木象故許注篆文謂之从木此與秋籀作穰而曰秋从𣎵𣎵古文𣎵𣎵而曰𣎵从多同例皆以籀古定其篆文也然則據許注釋許字篆古甲字皆有木象上雖異下從同古𣎵器直用下半之𣎵以爲甲字是古文亦有省𣎵𣎵者矣漢隸早戎字从十卽从古文𣎵之變說文早戎兩篆當云𣎵古文甲字而此甲字下收古文𣎵不收从省之𣎵者意重成木之象故也𣎵與十本不同𣎵款志者以古器一多𣎵𣎵十多𣎵𣎵遂謂𣎵器𣎵𣎵十失其本眞此與說文始一見𣎵本非數名小徐本𣎵一十同誤近王貫三釋例協說文非字不

出之說於注文多不可通不出其形象何以明此亦其一
目若大一經甲象人頭本屬異義頭今當依集韻作
頭空空腔古今字段氏說尋之朱豐芑駁說文遼肥見
敘見其不知量也許君解字其義自古

釋戊

說文戊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此釋字之本形
也又曰戊承丁象人脅此蒙甲字注大一經之文又一
說也二說不能合許氏並載之存異義也而以六甲五
龍之說爲近古故說文別之於上近之注說文者甚眾
謂五龍卽五辰六十干支有甲子甲寅甲辰等之六甲

戊辰戊寅戊子等之㐁辰互相拘絞以成歲或謂六甲
卽漢書所謂日有六甲㐁龍卽遁甲開山榮注所謂㐁
龍㐁行之神或謂㐁龍當是㐁子龍辰也辰有㐁子故
曰㐁龍天六地㐁故云六甲五龍或謂中宮卽中官六
甲星名在中官天極星後㐁辰黃龍卽軒轅角星或謂
戊从矛古文戰而媾故舊有㐁龍拘絞之說或謂龍从
甲生義甲字當以甲蟲爲本義六甲旬中有㐁子㐁寅
㐁辰㐁午㐁申㐁戌之龍諸說紛紛皆於字之形義無
當攷古鍾鼎器銘甲字多作_𠂔_𠂕_𠂖_𠂗_𠂘_𠂙_𠂚_𠂛_𠂜_𠂝_𠂞_𠂟_𠂠_𠂡_𠂢_𠂣_𠂤_𠂥_𠂦_𠂧_𠂨_𠂩_𠂪_𠂫_𠂬_𠂭_𠂮_𠂯_𠂰_𠂱_𠂲_𠂳_𠂴_𠂵_𠂶_𠂷_𠂸_𠂹_𠂺_𠂻_𠂼_𠂽_𠂾_𠂿_𠃀_𠃁_𠃂_𠃃_𠃄_𠃅_𠃆_𠃇_𠃈_𠃉_𠃊_𠃋_𠃌_𠃍_𠃎_𠃏_𠃐_𠃑_𠃒_𠃓_𠃔_𠃕_𠃖_𠃗_𠃘_𠃙_𠃚_𠃛_𠃜_𠃝_𠃞_𠃟_𠃠_𠃡_𠃢_𠃣_𠃤_𠃥_𠃦_𠃧_𠃨_𠃩_𠃪_𠃫_𠃬_𠃭_𠃮_𠃯_𠃰_𠃱_𠃲_𠃳_𠃴_𠃵_𠃶_𠃷_𠃸_𠃹_𠃺_𠃻_𠃼_𠃽_𠃾_𠃿_𠄀_𠄁_𠄂_𠄃_𠄄_𠄅_𠄆_𠄇_𠄈_𠄉_𠄊_𠄋_𠄌_𠄍_𠄎_𠄏_𠄐_𠄑_𠄒_𠄓_𠄔_𠄕_𠄖_𠄗_𠄘_𠄙_𠄚_𠄛_𠄜_𠄝_𠄞_𠄟_𠄠_𠄡_𠄢_𠄣_𠄤_𠄥_𠄦_𠄧_𠄨_𠄩_𠄪_𠄫_𠄬_𠄭_𠄮_𠄯_𠄰_𠄱_𠄲_𠄳_𠄴_𠄵_𠄶_𠄷_𠄸_𠄹_𠄺_𠄻_𠄼_𠄽_𠄾_𠄿_𠅀_𠅁_𠅂_𠅃_𠅄_𠅅_𠅆_𠅇_𠅈_𠅉_𠅊_𠅋_𠅌_𠅍_𠅎_𠅏_𠅐_𠅑_𠅒_𠅓_𠅔_𠅕_𠅖_𠅗_𠅘_𠅙_𠅚_𠅛_𠅜_𠅝_𠅞_𠅟_𠅠_𠅡_𠅢_𠅣_𠅤_𠅥_𠅦_𠅧_𠅨_𠅩_𠅪_𠅫_𠅬_𠅭_𠅮_𠅯_𠅰_𠅱_𠅲_𠅳_𠅴_𠅵_𠅶_𠅷_𠅸_𠅹_𠅺_𠅻_𠅼_𠅽_𠅾_𠅿_𠆀_𠆁_𠆂_𠆃_𠆄_𠆅_𠆆_𠆇_𠆈_𠆉_𠆊_𠆋_𠆌_𠆍_𠆎_𠆏_𠆐_𠆑_𠆒_𠆓_𠆔_𠆕_𠆖_𠆗_𠆘_𠆙_𠆚_𠆛_𠆜_𠆝_𠆞_𠆟_𠆠_𠆡_𠆢_𠆣_𠆤_𠆥_𠆦_𠆧_𠆨_𠆩_𠆪_𠆫_𠆬_𠆭_𠆮_𠆯_𠆰_𠆱_𠆲_𠆳_𠆴_𠆵_𠆶_𠆷_𠆸_𠆹_𠆺_𠆻_𠆼_𠆽_𠆾_𠆿_𠇀_𠇁_𠇂_𠇃_𠇄_𠇅_𠇆_𠇇_𠇈_𠇉_𠇊_𠇋_𠇌_𠇍_𠇎_𠇏_𠇐_𠇑_𠇒_𠇓_𠇔_𠇕_𠇖_𠇗_𠇘_𠇙_𠇚_𠇛_𠇜_𠇝_𠇞_𠇟_𠇠_𠇡_𠇢_𠇣_𠇤_𠇥_𠇦_𠇧_𠇨_𠇩_𠇪_𠇫_𠇬_𠇭_𠇮_𠇯_𠇰_𠇱_𠇲_𠇳_𠇴_𠇵_𠇶_𠇷_𠇸_𠇹_𠇺_𠇻_𠇼_𠇽_𠇾_𠇿_𠈀_𠈁_𠈂_𠈃_𠈄_𠈅_𠈆_𠈇_𠈈_𠈉_𠈊_𠈋_𠈌_𠈍_𠈎_𠈏_𠈐_𠈑_𠈒_𠈓_𠈔_𠈕_𠈖_𠈗_𠈘_𠈙_𠈚_𠈛_𠈜_𠈝_𠈞_𠈟_𠈠_𠈡_𠈢_𠈣_𠈤_𠈥_𠈦_𠈧_𠈨_𠈩_𠈪_𠈫_𠈬_𠈭_𠈮_𠈯_𠈰_𠈱_𠈲_𠈳_𠈴_𠈵_𠈶_𠈷_𠈸_𠈹_𠈺_𠈻_𠈼_𠈽_𠈾_𠈿_𠉀_𠉁_𠉂_𠉃_𠉄_𠉅_𠉆_𠉇_𠉈_𠉉_𠉊_𠉋_𠉌_𠉍_𠉎_𠉏_𠉐_𠉑_𠉒_𠉓_𠉔_𠉕_𠉖_𠉗_𠉘_𠉙_𠉚_𠉛_𠉜_𠉝_𠉞_𠉟_𠉠_𠉡_𠉢_𠉣_𠉤_𠉥_𠉦_𠉧_𠉨_𠉩_𠉪_𠉫_𠉬_𠉭_𠉮_𠉯_𠉰_𠉱_𠉲_𠉳_𠉴_𠉵_𠉶_𠉷_𠉸_𠉹_𠉺_𠉻_𠉼_𠉽_𠉾_𠉿_𠊀_𠊁_𠊂_𠊃_𠊄_𠊅_𠊆_𠊇_𠊈_𠊉_𠊊_𠊋_𠊌_𠊍_𠊎_𠊏_𠊐_𠊑_𠊒_𠊓_𠊔_𠊕_𠊖_𠊗_𠊘_𠊙_𠊚_𠊛_𠊜_𠊝_𠊞_𠊟_𠊠_𠊡_𠊢_𠊣_𠊤_𠊥_𠊦_𠊧_𠊨_𠊩_𠊪_𠊫_𠊬_𠊭_𠊮_𠊯_𠊰_𠊱_𠊲_𠊳_𠊴_𠊵_𠊶_𠊷_𠊸_𠊹_𠊺_𠊻_𠊼_𠊽_𠊾_𠊿_𠋀_𠋁_𠋂_𠋃_𠋄_𠋅_𠋆_𠋇_𠋈_𠋉_𠋊_𠋋_𠋌_𠋍_𠋎_𠋏_𠋐_𠋑_𠋒_𠋓_𠋔_𠋕_𠋖_𠋗_𠋘_𠋙_𠋚_𠋛_𠋜_𠋝_𠋞_𠋟_𠋠_𠋡_𠋢_𠋣_𠋤_𠋥_𠋦_𠋧_𠋨_𠋩_𠋪_𠋫_𠋬_𠋭_𠋮_𠋯_𠋰_𠋱_𠋲_𠋳_𠋴_𠋵_𠋶_𠋷_𠋸_𠋹_𠋺_𠋻_𠋼_𠋽_𠋾_𠋿_𠌀_𠌁_𠌂_𠌃_𠌄_𠌅_𠌆_𠌇_𠌈_𠌉_𠌊_𠌋_𠌌_𠌍_𠌎_𠌏_𠌐_𠌑_𠌒_𠌓_𠌔_𠌕_𠌖_𠌗_𠌘_𠌙_𠌚_𠌛_𠌜_𠌝_𠌞_𠌟_𠌠_𠌡_𠌢_𠌣_𠌤_𠌥_𠌦_𠌧_𠌨_𠌩_𠌪_𠌫_𠌬_𠌭_𠌮_𠌯_𠌰_𠌱_𠌲_𠌳_𠌴_𠌵_𠌶_𠌷_𠌸_𠌹_𠌺_𠌻_𠌼_𠌽_𠌾_𠌿_𠍀_𠍁_𠍂_𠍃_𠍄_𠍅_𠍆_𠍇_𠍈_𠍉_𠍊_𠍋_𠍌_𠍍_𠍎_𠍏_𠍐_𠍑_𠍒_𠍓_𠍔_𠍕_𠍖_𠍗_𠍘_𠍙_𠍚_𠍛_𠍜_𠍝_𠍞_𠍟_𠍠_𠍡_𠍢_𠍣_𠍤_𠍥_𠍦_𠍧_𠍨_𠍩_𠍪_𠍫_𠍬_𠍭_𠍮_𠍯_𠍰_𠍱_𠍲_𠍳_𠍴_𠍵_𠍶_𠍷_𠍸_𠍹_𠍺_𠍻_𠍼_𠍽_𠍾_𠍿_𠎀_𠎁_𠎂_𠎃_𠎄_𠎅_𠎆_𠎇_𠎈_𠎉_𠎊_𠎋_𠎌_𠎍_𠎎_𠎏_𠎐_𠎑_𠎒_𠎓_𠎔_𠎕_𠎖_𠎗_𠎘_𠎙_𠎚_𠎛_𠎜_𠎝_𠎞_𠎟_𠎠_𠎡_𠎢_𠎣_𠎤_𠎥_𠎦_𠎧_𠎨_𠎩_𠎪_𠎫_𠎬_𠎭_𠎮_𠎯_𠎰_𠎱_𠎲_𠎳_𠎴_𠎵_𠎶_𠎷_𠎸_𠎹_𠎺_𠎻_𠎼_𠎽_𠎾_𠎿_𠏀_𠏁_𠏂_𠏃_𠏄_𠏅_𠏆_𠏇_𠏈_𠏉_𠏊_𠏋_𠏌_𠏍_𠏎_𠏏_𠏐_𠏑_𠏒_𠏓_𠏔_𠏕_𠏖_𠏗_𠏘_𠏙_𠏚_𠏛_𠏜_𠏝_𠏞_𠏟_𠏠_𠏡_𠏢_𠏣_𠏤_𠏥_𠏦_𠏧_𠏨_𠏩_𠏪_𠏫_𠏬_𠏭_𠏮_𠏯_𠏰_𠏱_𠏲_𠏳_𠏴_𠏵_𠏶_𠏷_𠏸_𠏹_𠏺_𠏻_𠏼_𠏽_𠏾_𠏿_𠐀_𠐁_𠐂_𠐃_𠐄_𠐅_𠐆_𠐇_𠐈_𠐉_𠐊_𠐋_𠐌_𠐍_𠐎_𠐏_𠐐_𠐑_𠐒_𠐓_𠐔_𠐕_𠐖_𠐗_𠐘_𠐙_𠐚_𠐛_𠐜_𠐝_𠐞_𠐟_𠐠_𠐡_𠐢_𠐣_𠐤_𠐥_𠐦_𠐧_𠐨_𠐩_𠐪_𠐫_𠐬_𠐭_𠐮_𠐯_𠐰_𠐱_𠐲_𠐳_𠐴_𠐵_𠐶_𠐷_𠐸_𠐹_𠐺_𠐻_𠐼_𠐽_𠐾_𠐿_𠑀_𠑁_𠑂_𠑃_𠑄_𠑅_𠑆_𠑇_𠑈_𠑉_𠑊_𠑋_𠑌_𠑍_𠑎_𠑏_𠑐_𠑑_𠑒_𠑓_𠑔_𠑕_𠑖_𠑗_𠑘_𠑙_𠑚_𠑛_𠑜_𠑝_𠑞_𠑟_𠑠_𠑡_𠑢_𠑣_𠑤_𠑥_𠑦_𠑧_𠑨_𠑩_𠑪_𠑫_𠑬_𠑭_𠑮_𠑯_𠑰_𠑱_𠑲_𠑳_𠑴_𠑵_𠑶_𠑷_𠑸_𠑹_𠑺_𠑻_𠑼_𠑽_𠑾_𠑿_𠒀_𠒁_𠒂_𠒃_𠒄_𠒅_𠒆_𠒇_𠒈_𠒉_𠒊_𠒋_𠒌_𠒍_𠒎_𠒏_𠒐_𠒑_𠒒_𠒓_𠒔_𠒕_𠒖_𠒗_𠒘_𠒙_𠒚_𠒛_𠒜_𠒝_𠒞_𠒟_𠒠_𠒡_𠒢_𠒣_𠒤_𠒥_𠒦_𠒧_𠒨_𠒩_𠒪_𠒫_𠒬_𠒭_𠒮_𠒯_𠒰_𠒱_𠒲_𠒳_𠒴_𠒵_𠒶_𠒷_𠒸_𠒹_𠒺_𠒻_𠒼_𠒽_𠒾_𠒿_𠓀_𠓁_𠓂_𠓃_𠓄_𠓅_𠓆_𠓇_𠓈_𠓉_𠓊_𠓋_𠓌_𠓍_𠓎_𠓏_𠓐_𠓑_𠓒_𠓓_𠓔_𠓕_𠓖_𠓗_𠓘_𠓙_𠓚_𠓛_𠓜_𠓝_𠓞_𠓟_𠓠_𠓡_𠓢_𠓣_𠓤_𠓥_𠓦_𠓧_𠓨_𠓩_𠓪_𠓫_𠓬_𠓭_𠓮_𠓯_𠓰_𠓱_𠓲_𠓳_𠓴_𠓵_𠓶_𠓷_𠓸_𠓹_𠓺_𠓻_𠓼_𠓽_𠓾_𠓿_𠔀_𠔁_𠔂_𠔃_𠔄_𠔅_𠔆_𠔇_𠔈_𠔉_𠔊_𠔋_𠔌_𠔍_𠔎_𠔏_𠔐_𠔑_𠔒_𠔓_𠔔_𠔕_𠔖_𠔗_𠔘_𠔙_𠔚_𠔛_𠔜_𠔝_𠔞_𠔟_𠔠_𠔡_𠔢_𠔣_𠔤_𠔥_𠔦_𠔧_𠔨_𠔩_𠔪_𠔫_𠔬_𠔭_𠔮_𠔯_𠔰_𠔱_𠔲_𠔳_𠔴_𠔵_𠔶_𠔷_𠔸_𠔹_𠔺_𠔻_𠔼_𠔽_𠔾_𠔿_𠕀_𠕁_𠕂_𠕃_𠕄_𠕅_𠕆_𠕇_𠕈_𠕉_𠕊_𠕋_𠕌_𠕍_𠕎_𠕏_𠕐_𠕑_𠕒_𠕓_𠕔_𠕕_𠕖_𠕗_𠕘_𠕙_𠕚_𠕛_𠕜_𠕝_𠕞_𠕟_𠕠_𠕡_𠕢_𠕣_𠕤_𠕥_𠕦_𠕧_𠕨_𠕩_𠕪_𠕫_𠕬_𠕭_𠕮_𠕯_𠕰_𠕱_𠕲_𠕳_𠕴_𠕵_𠕶_𠕷_𠕸_𠕹_𠕺_𠕻_𠕼_𠕽_𠕾_𠕿_𠖀_𠖁_𠖂_𠖃_𠖄_𠖅_𠖆_𠖇_𠖈_𠖉_𠖊_𠖋_𠖌_𠖍_𠖎_𠖏_𠖐_𠖑_𠖒_𠖓_𠖔_𠖕_𠖖_𠖗_𠖘_𠖙_𠖚_𠖛_𠖜_𠖝_𠖞_𠖟_𠖠_𠖡_𠖢_𠖣_𠖤_𠖥_𠖦_𠖧_𠖨_𠖩_𠖪_𠖫_𠖬_𠖭_𠖮_𠖯_𠖰_𠖱_𠖲_𠖳_𠖴_𠖵_𠖶_𠖷_𠖸_𠖹_𠖺_𠖻_𠖼_𠖽_𠖾_𠖿_𠗀_𠗁_𠗂_𠗃_𠗄_𠗅_𠗆_𠗇_𠗈_𠗉_𠗊_𠗋_𠗌_𠗍_𠗎_𠗏_𠗐_𠗑_𠗒_𠗓_𠗔_𠗕_𠗖

之化

父戊直蓋銘

或變之化

父戊彝父戊直器銘

一爲甲篆之橫

者大篆龍之形也兩形綴連是相拘絞也云六甲又龍者六卽亥有二首六身之丁又古文交午爲之字化又之化丁又似乎丁龍之化大交午爲之言此者所以正繆篆之化化大化大也舊說六十甲子以六甲又辰相拘絞而成歲其說近是而戊篆象此而化蓋以造六十甲子與化字同出於倉頡也謂之六十甲子者甲以子爲始也甲旣以子爲始則戊以辰爲始故戊篆卽象甲龍爲之戊辰之後次戊寅次戊子至戊戌而過其半焉故戊字从戊說文云又行土生於戊盛於戊从戊

一一者作畫以識之所謂指事也謂戊土之中已盛也
次戊申又次戊午而成焉故成字古文作威其字从戊
午會意謂戊土之功至午而成也威字从午古
人亦多不達故其字
卽入之戊部焉戊字不入戊部者以許氏以十二支爲
部首耳

釋鍍銑

學者讀古經注宜知家法之異同而定以經指古鍍銑
字異音異義鍍古亦作垸攷工記冶氏爲鍍矢重三垸
戈與戟重三銑分別言之此兩義之顯異者也尙書罰
百銑古文作鍍攷工記桃氏重九銑七銑五銑冶氏重

三銑依先鄭賈許義字當作銕銕者六兩大半兩也从
金爰聲字亦作垸或又作選饌饌凡爰聲完聲與聲古
音在桓部弓人之膠三銕古文作銑銑者十一銖二十
五分銖之十三也从金爭聲字亦作率凡爭聲率聲古
音在微部此兩音之迥別者也秦漢之時銕選諸字音
轉如馭與銑率相近應劭注漢書蕭望之傳選音馭鄭
司農注治氏云銑讀爲馭是亦讀
銑爲銕選字徐廣
注史記率亦音馭故今文多通儻然又經異義引尙書
夏侯歐陽說其罰百銕古以六兩爲率是字從今文而
訓仍依古文故云古以六兩爲率率卽銑六兩舉大數
古者古文家舊說也又云古尙書說銕者率也一率十

一銖二十区分銖之十三也百鏹爲三斤古尙書說卽賈逵說賈逵治古文有古文訓見漢儒林傳賈氏字從古文而訓則依今文故云鏹者率也其意以尙書之鏹宜從銖訓六兩大半兩之說惟桃氏上制之劍重九銖爲合故釋文云賈逵說俗儒以銖重六兩周官劍重九銖俗儒近是其意桃氏劍銖可依鏹訓而不可以說尙書許君說文多從其師賈侍中說故銖字下旣箸十一銖二十区分銖十三之正訓又云周官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爲三銖以明周官之別義又云鏹銖也周書曰罰百鏹以存尙書之師說異義許案不見其分別周

官尙書之異蓋同故鄭駁之曰古之率多作鍰贖成臯

千鍰鍰六兩大半兩爲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

與今

今指漢律

贖成臯金三斤爲價相依附如鄭所駁則尙

書之率周官之鈔其字宜以古文鍰爲正此固鄭之勝

於賈許者矣然鄭注者氏重三鍰引說文鈔鍰也

與許文達

注弓人膠三鈔云鈔鍰也直以鍰鈔爲一字一義此則

鄭注之失宜定之以經指別之以音義而學者不攷今

古文之異家法之有別必執一說以相幪宜其紛拏而

莫定焉

釋鼓鼓

音聲文字之學以說文爲祖而欲讀說文者必先究其
例不明其例說文亦無由讀也如鼓𥙵二字之異同說
者紛紛尗未合許君本指茲當以例求之一曰異部有
重文許書重文例多類聚本字下亦有轍在同部者亦
有隸於異部者如人凡二字重文𠂔𠂔𠂔三字重文𠂔
分列部首其顯著者也說文𥙵部之𥙵爲鍾𥙵正字云
廊也春分之音此本義也又云萬物郭皮甲而出故曰
𥙵此明引申義凡出其音皆可謂之𥙵又曰从壹从𠂔
𠂔象其手擊之也段校未是此兼明本義引申義凡擊其𥙵
亦可謂之𥙵也支部又有鼓字云擊鼓也从支壹與𥙵

字下所言同以明鼓卽鼓之重文宋人毛晃岳珂等於
經典中鼓舞鼓動之鼓必改作鼓自謂以合說文豈許
君意哉一曰亦聲多轉音說文母字下曰从某之聲此
明本字本音曰从某某亦聲明作字時本不取此爲聲
而後人之音反隨字轉注說文者於轉音之遠者輒刪
亦聲字非通例一曰讀若多段僭注家嘗用此例許書
云讀若多直指其音亦有以明段僭者如牽讀若達明
詩先生如達卽牽字𠵿讀若阿明國策阿保卽𠵿字注
說文者多仞爲本音亦非通例支部鼓下云从支壹壹
亦聲讀若屬明鼓本从支壹會意後人讀若屬是亦壹

爲譬也豈屬二聲同在幽部云豈亦聲明所以有此讀也云讀若屬明有俗屬爲鼓也攷工記匠人水屬不理遜水屬者水鼓也謂水相鼓擊不理遜與上溝逆對文是鼓讀若屬之證大徐以鼓定鼓同讀公戶切嫌讀若屬爲閔遠而刪之不知鼓不可讀若屬鼓亦豈尋云豈亦聲乎上三字可存下三字亦何必刪殊未之思矣段懋堂以讀若屬爲正音鼓鼓劃分二字亦昧於亦聲之例者也玉篇鼓有之錄公戶兩切甚是之錄秦漢之轉音公戶古之正音也

釋爰爭

說文言轉注之例曰建類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考老二字皆从𠂔首是謂建類一首考老二字同化其意相成是謂同意相受說文受部之𠂔爭二字相次亦意之轉注者也𠂔下云撮也从受己爭下云引也从受己𠂔爭二字皆从受首所謂建類一首而𠂔之从己以象物之詘曲而中聚故義訓撮爭之从己以象物之哀曳而𠂔𠂔故義訓引二字同化其意相成所謂同意相受也大徐云𠂔从己己者物也又爪撮取之指事𠂔之己以象所撮之物己非己字猶爭之己以象所引之形己亦非己字也詘之爲己申之爲己爭字从己非聲則

受之从乚亦非聲也小徐本改乚从ㄣ以爲从受之
聲錢獻之鄒叔績皆非之然錢鄒謂爭之从ㄣ爲右戾
之ㄣ字小徐本之受从乚爲左戾之ㄣ字一取少一爭
多二義相反然少取何以必左戾多取何以必右戾於
說無證且說文ㄣ部云ㄣ右戾也象左引之形是則右
戾者以左引之左戾者以右引之爭可謂引受義訓撮
何取乎引受何論其右引而左戾邪或曰說文受物落
上下相付則受字中閒有物可以意會受字加乚訓物
仍同受義古人何煩更造其字曰說文受物落句絕言
其義也上下相付又言其形上下手相付而中無其物

是物落也故詩之標梅韓詩作受

今釋文引作苐苐即受之俗

取落

物義孟子之餓莩漢會貨志亦引作受取空中義如謂受有物寓其中是并受之本義而失之矣受字以己象物正別受之物落為義爾

釋貉縮莫縮

釋詁貉縮綸也郭注綸者繩也謂牽縛縮貉之今俗語猶然案貉縮當依禮注讀為莫縮亦謂之幕絡記檀弓今一曰而三斬版注云版蓋廣二尺長六尺斬版謂斷莫縮也三斷上之旁般蓋高四尺鄭注廣長之數孔疏已悉斬版者斷其版之繩也注云莫縮

一本作其縮即淺人所改

釋詁之貉緇貉莫一臂之轉詩貉其德音左傳作莫是其例字亦作幕釋言云幕莫也

幕今作幕俗

釋言釋牀帳云

幕幕絡也在表之倂也又釋采帛云黃繭曰幕幕也貧者著衣可以幕絡絮也幕絡新序襍事二作莫絡蜀都賦又倒之爲絡幕猶貉緇之倒爲緇貉也釋器云繩之謂之緇之緇之謂之貉緇莫緇者乃方俗之繩言或謂之幕絡莫絡者又後世之轉音也近之疏鄭郭兩注者多昧其義

釋洵龕

釋詁洵龕也郭注未詳公羊定四季傳言復讎之義曰

朋友相衛而不相逌何注云逌出表辭猶先也不當先相擊刺案公羊之逌卽釋詁洵龕之洵洵逌字皆段僭義當以徇爲正徇古佻徇說文云徇行示也引申之爲略取義又引申之爲刺殺義史記項羽紀徇下縣集解徇略也廣雅釋詁一龕取也則釋詁之洵龕義爲略取也依公羊傳言之徇讀斬以徇之徇龕讀鹵伯裁黎之裁說文裁殺也龕裁皆从今聲義得通俗恣言重黎劉龕南陽文選謝元暉詩鹵龕收組練李注龕與戡黎之戡音義同戡說文化裁則釋詁之洵龕猶徇裁義収刺殺也爾雅之龕有正僭兩義注者旣未詳公羊之不相

迥爲引申義何注出表辭乃據徇字正義釋之又因表辭而訓爲先因先而增以擊刺說甚迂回徇之訓殺如徇財徇葬比比皆是矣

受業范
子
家榮
全校